

論語日講解義

里仁  
公治  
雅也

二

經學		
冊	冊	冊
二	一	一
六	〇	〇
學	縣	滋
校	中	賀

173.83  
256  
Vol. 2

彥立校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五

論語

上之二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一章書。見擇居亦必處仁也。孔子曰。凡人  
居處必擇其里。二十五家爲一里。里之中習  
俗仁厚。孝友。粹嫻。任恤之風。行於鄉里間。是  
爲里之至美者。有識者擇居於此。熏陶漸染  
可以成其德。賙恤保愛。可以全其生。若擇之

而不處於仁里。則美惡不辨。昧其是非之本心矣。焉得爲知乎。甚矣人之不可不居仁也。夫仁道至大。一里爲然。天下亦皆然。誠能廣仁之化。使天下處處皆仁里。則道德一而風俗同。太和之氣。在宇宙間。豈不更美乎哉。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一章書。是欲人存其本心之仁。而不爲外境所奪也。孔子曰。仁爲本心之德。純然天理。非外物所能奪。若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無所主。而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窮困之境。或一時猶能強制。久之則爲窮困所迫。必至苟且放蕩。而不能自守。不可以久處約。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或一時猶能矯持。久之則爲富貴所溺。必至驕奢淫縱。而不能自守。不可以長處樂。惟仁者心與仁爲一。純乎天理。不待勉強。安其仁而無適不然。不以約樂繫於心也。知者心未能卽與仁爲一。而

中有定見。淺知篤好。孳孳求得利於仁。而不  
易所守。不以約樂移其念也。此其所存皆天  
理。物欲不以累其心。雖處約樂之久。亦豈爲  
之動哉。蓋聖賢爲仁。必先之境遇上持守得  
定。彼不仁者。可以爲戒。若夫中心安仁者。天  
下一人而已。惟知者之利仁。爲自明而誠之  
學。從此用功。由利而得安。庶幾本心無失。而  
窮通不以爲累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此一章書言仁人之心公而情正也。孔子曰。  
好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稍有私心。則所發便  
不能當理。好非所好。惡非所惡。不可謂之能  
好能惡也。惟仁者之心。渾然天理。廓然大公。  
絕無一毫私意。見人之善則好之。好其所當  
好也。好得其正。乃爲能好人。見人之惡則惡  
之。惡其所當惡也。惡得其正。乃爲能惡人。好  
入惡人。惟仁者能之。蓋由其心公。所以其情  
正也。夫好惡之爲用甚大。親賢遠好。信賞必

日講論語解義卷之五  
三  
罰皆由好惡一念措之施爲。惟純其心於仁。則喜怒哀無偏。而好惡自當。無私好。無私惡。王道之所以大中至正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志仁也。孔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心亦無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故人特患無志耳。誠能使心之所向。專在於仁。其思慮所至。孳孳存天理。遏人欲。則趨向堅定。惟有天理之公。而必不入於人欲

之私矣。方志仁時。便無爲惡之事也。可見求仁必先立志。所志既定。則一念無惡。至於一念無惡。省察愈精。存養愈熟。雖天行之健安。土之敦。皆從立志時始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爲仁。無時無處而

不用其力也。孔子曰：順逆之數在天，而取舍之分在我。且如富與貴，是人人之所願欲者。欲之則思處之矣。然而有義存焉，不可不審。苟道理不當得富貴，而偶得之，非義也。見利思義者，決然辭之而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人之所厭惡者。惡之則思去之矣。然而有命存焉，不可不安。苟道理不當得貧賤，而偶得之，是命也。樂天知命者，決然受之而不去也。此非君子，其孰能之？蓋君子之所以名爲君子

者，以其體仁耳。若貪富貴，厭貧賤，是徇欲喪理，舍去此仁矣。何以成其爲君子之名乎？故君子必不去仁者也。其不去仁也，不但富貴貧賤之間也。卽終食之間，須臾耳。念念在仁，無有違背。雖當造次之時，急遽苟且，其心必在於是。雖當顛沛之際，傾覆流離，其心必在於是。君子之不去仁如此。然則爲仁者，取舍之分當明，存養之功當密。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乃可以爲君子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望人用力於仁之意。孔子曰。仁之當好。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未嘗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我所謂好仁者。非泛泛然好之也。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舉天下可好之物。無可以加之。方是好仁。

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泛然惡之也。其爲仁也。惟恐不仁之爲害。而惡之極。其濇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及於其身。方是惡不仁。此成德之事。難得而見之也。然爲仁在我。欲之卽至。若有人焉。一日奮然用其力於仁。精以察理。而守之以剛。嚴以辨私。而遏之以斷。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我未見有心欲進而力不足。以副之者。蓋人氣稟不同。或亦有此昏弱之甚者。旣用其力矣。而力有不足。中道而廢。但

我未之見耳。夫成德既難其人。而學者復甘於自棄。聖人反覆歎息其責人也深。而望入也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觀人心術之法。孔子曰。凡人心術之邪正難知。而行事之差失易見。卽差失之中。而邪正自分焉。君子存心寬厚。倘有過失。必是過於寬厚。小人存心刻薄。其爲過失。必是過於刻薄。其黨類各自不同。觀

人者。不可以爲過。而槩視之也。觀其過於寬厚。知爲忠恕之君子。觀其過於刻薄。知爲殘忍之小人。忠恕仁也。殘忍不仁也。觀忠恕之過。異於殘忍。不卽此可以知仁哉。此可見觀入之法。無過者。不可苛求。有過者。不可輕棄。當察其心術何如耳。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皆有日用常行之道。如爲人



子。卽有孝之道。爲人臣。卽有忠之道。所宜講求體認者也。若不聞此道。則生也有愧。死亦有恨。故平日間用心講求。竭力體認。一旦豁然貫通。雖夕死亦可以無遺憾矣。甚矣道之不可不聞也。然不學不知道。欲聞道者。當以務學爲急。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士之識趣。不可不高也。孔子曰。爲學之士。有志於斯道。宜其斯道以

外之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而乃以衣服飲食之不美爲愧恥。則是羞貧賤慕富貴。其識趣之卑陋甚矣。與之論道。其於性分可樂之事。必且茫然。豈足與議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真能志於道者也。士當如是矣。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精義之學也。孔子曰。天

下有不當之理。處天下事者。必不可任一己之私。是故有意主於必爲。雖或不可爲。而猶爲之者。謂之適。意主於必不爲。雖或可以爲。而猶不爲者。謂之莫。二者但偏執己見。於以處天下事。必有害矣。惟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主於必爲。而無適也。未嘗主於必不爲。而無莫也。是非可否。一斷之以當然之義。義之所在。坦然無私。確然無疑。既不至於輕率而敗事。亦不至於拘滯而不通。是謂義之與比。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然精義之學。若非講究於平日。焉能汎應於臨時。有天下之責者。所宜自審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心術之別也。孔子曰。人各有所懷。而人品之不同。卽於此見之。君子之所懷者。在固有之德。本體惟恐其或昧。分量惟恐其或虧。蓋有戒慎恐懼。而不自寬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乎土。不知德

之可行而沾沾於自適之處。何其圖安而不  
能遷也。君子之所懷者在朝廷之刑。閑居惟  
恐其縱肆。舉動惟恐其隕越。蓋有淡泊寧靜  
而不妄營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於惠  
不知刑之可畏。而孳孳於自利之謀。何其貪  
營而不知厭也。是知懷德則無所爲而爲善。  
懷刑則有所憚而不爲惡。此君子之所以日  
進於高明也。若懷土則已得而吝於己。懷惠  
則未得而求諸人。此小人之所以日入於卑  
陋也。思念之間可不慎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此一章書。是醒趨利者之甚無益也。孔子曰。  
人能好義。居心淡泊。處事公平。則人皆悅服。  
而身自安榮。乃有人焉。念念事事惟利是循。  
夫我之所愛。亦人之所惜。利既專之於己。害  
必歸之於人。將見與爭利者。必不能怡然以  
受。卽不與同利者。亦莫不聞聲而共忿矣。寧  
不多怨也乎。然則放利者。本爲身謀。爲家計。

非以招怨也。而怨實自此生。於身家何益哉。故善言利者。亦惟求之義而已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此一章書。是言爲國者當敦禮教之實也。孔子曰。禮也者。治天下之具也。而儀文節目之中。實出於恭敬謙遜之意。謂之讓。爲人君者。能以禮讓爲國。或脩之一身。以示之標準。或昭之制度。以防其僭慢。則禮教既足以訓俗。

誠意又足以感人。將見綱紀可正。而風俗可淳。其於治國乎。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爲國。外雖極其文飾。而中則鮮有實心。卽曰行禮。已失禮之實矣。如禮何哉。禮既不可行。而欲其治國。不亦難乎。可見禮之原出於讓。而讓之儀卽爲禮。先王所以緣情而制宜。天下所以一道而同風。皆在乎此。爲國者當急務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

知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反求諸己之學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患。然舍己而求人。則失之矣。如位者人之所欲也。不得其位。而患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朝廷之位。取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患豈能必得哉。故不患無位。而當患所以立乎其位者。致君澤民之事。一皆講求於身心。庶無尸位之誚也。名者人之所慕也。人不知我而患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令聞之著發之有原。致之有漸。雖患豈能必至哉。故不患莫己知。而當求為可知之實也。明善誠身之要。一皆無忝於幽獨。庶無虛譽之恥也。夫患所以立。非以覩位。求為可知。非以沽名。君子為己之學。重此而輕彼者。正以尸位之誚。與虛譽之恥。有百倍於無位無名也。不然。有為而為。亦奚足貴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聖賢心學之傳也。曾子平日學問主於誠身。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功力既已深矣。故夫子直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爾亦知吾道乎。吾道紆乎天地萬物。雖精粗大小本末內外。條理各殊。其實總是一理。貫通萬事。自然施之各當。應之不窮。曾子聞孔子此語。不待辨問。直應之曰。唯。蓋其學力獨到。爲能深契其旨。其餘門人。俱未能解。故孔子既出。門人私問於曾子曰。所謂一貫者。何謂也。

曾子答曰。夫子之道無他。忠恕而已矣。至誠無妄。無一毫不自盡之心。所謂忠也。推己心以及人。曲當周詳。各從其願。所謂恕也。蓋忠爲體。具於一心。恕爲用。通乎萬理。一以貫之之實。不過如是。豈更有他說哉。夫虞帝傳心以精一爲旨。孔門傳道以一貫爲宗。聖功王道其致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一章書是以心術辨人品也。孔子曰。人之

心術各有專向。大約不過義利二者而已。君子小人實於此辨焉。君子循乎天理。其生平見識只在義上看得精微透徹。故其立身行己。大而進退行藏。小而取與辭受。總是向義上行去。以至從權達變。亦無非委曲以成其是。蓋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舍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小人徇乎人欲。其朝夕圖維。只在利上見得纖悉分明。故其處心積慮。上而貪爵戀位。下而全軀肥家。無非爲利上起見。甚至沽名干譽。亦不過假托以營其私。蓋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舍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先儒謂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誠以義利者在。一人爲公私邪正之關。在天下爲世道人心之繫。不可不慎擇而深辨之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反身之學也。孔子曰。人心之明。於人之賢不賢。未有不較然者。至於

己之賢不賢。反不加檢點。豈是爲己之學。今有人於此。如爲有德之賢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羨之。然徒羨之而不反求之身。究於己身何益。必皇皇焉思所以齊之。我如何砥礪而後可比彼之學問。如何操持而後可比彼之品行。黽勉奮發。有刻刻不能自己者。是之謂見賢思齊焉。有人於此。如爲不賢之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惡之。然徒惡之而不反問之心。則於己身何補。必切切焉省之於內。我

之所爲。萬一如彼。改之不可不速。卽我之所爲。未必如彼。戒之不可不嚴。提撕警覺。有時時不能自安者。是之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脩己用人之法。俱當於此留意焉。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

此一章書。是言人子成親之孝也。孔子曰。人子事親。凡事固以承順爲孝。然當父母有過



失之時。若惟事順從。不行諫諍。是陷親於有過。若直言面諍。又恐傷親之心。故有一進諫之道。不但容色必當婉順。或微詞以諷。或乘下間而導。委曲轉移。不令人知。務使父母樂從而後已。是謂之幾諫。惟其幾諫。刻刻從隱微之處。體貼親心。不待形於聲色。但窺其志意。未嘗聽從。便有跼蹐不自安之意。更加敬謹。依舊幾諫。冀親悔悟。而不敢微有違拂。萬一親心蔽錮。或加之責備勞苦之事。只自念己

之誠意。不能感動父母。豈敢憚勞。有一毫怨咎之心。總是人子濶愛其親。曲折懇摯。始終幾諫如此。稽古帝王。惟大舜能之。萬世所當取法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此一章書。是欲人子體親心。以爲孝也。孔子曰。凡人父母念子之心。刻刻不忘。爲人子者。亦當時時體貼親心。方可爲孝。父母在堂之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此是人子之常職。不

可不盡。若離親左右。出外遠遊。定省曠缺。音問稀疎。無論子心依戀。舉念不安。且使父母倚門倚閭。欲見無從。豈不傷親之心。有虧子職乎。所以不可遠遊。即使男子生而有事四方。亦有不得已出遊之時。然必有一定之方所。使父母知己所在。而無憂。設有緩急。一聞親命。便可應期。卽至。所以此身雖在遠方。此心仍在父母。其委曲深愛之情。卽一出遊。不敢輕易如此。由此推之。古之孝子。不登高。不

臨深。無非欲安親心。而全子道也。爲人子者。可不常存此念乎。古人謂之曰。欲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醒人及時盡孝之意。孔子曰。一往而不留者。父母之年。常存而不懈者。人子之心。凡爲子者。日侍親側。每至習而忘焉。必以父母年歲。時時記憶於心。微察其精神氣血之盛衰。周旋調護。則瞻依奉養。自不

能已。蓋父母壽考康寧，得以承歡膝下，固是  
可喜。然父母年近衰邁，安能保其遐齡，則又  
可懼。誠知一端可喜，又一端可懼，則愛日之  
誠，刻刻在念，而所以奉事之者，焉敢有一毫  
之不盡哉。昔人一日之養，不以易三公，正是  
此意。人子誠不可不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此一章書，是孔子發古人慎言之心也。孔子  
曰：人之言行，貴乎相顧。若言而不行，固為夸

誕無實之人。行不及言，亦為浮華無用之學。  
所以古人沉靜簡默，不肯輕易出諸口者，誠  
恐一言既出，不能實踐躬行，便貽終身之玷。  
可恥孰甚。故言忠盡忠，言孝盡孝，言言俱歸  
實踐，此心方可自安。古人之慎言如此。試觀  
唐虞三代，競業萬幾，惟日不足，其垂諸謨誥  
者，不過數篇而已。可見古人惟尚實行，故多  
淳厚之風。後世徒事空談，故入虛浮之習。世  
道人心，日趨於下。孔子所以有懷古之思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務實之意。孔子曰。凡人立身行己。務期無失。然無失之道。全在小。心收斂。不敢侈然自放。庶可納於規矩之中。從來廣心浩大之人。細行不謹。便多過差。約則近裏。務實。事事收拾此心。何失之有。蓋人情稍放縱。則日就曠蕩。能斂戢。則日就準繩。所以成湯制事。制心只是一懋敬。太甲敗禮。敗度。只是一縱欲。聖愚之介。遂於此分。可不

慎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篤實自脩之意。孔子曰。吾人最易出者言也。故言常失之有餘。最難踐者行也。故行常失之不足。唯成德之君子。於言行之間。時存一矯輕警惰之意。故言語務欲其訥。不唯謹所不當言。亦慎其所當言。行事務欲其敏。不唯勇於所能行。亦勉於所難行。斯言能顧行。行能顧言。允稱篤實。

之君子也。古來見爲文章者，卽存諸德行。播爲訓詞者，卽措諸事業。人臣事君，不僅敷奏颺言，又必克修厥職，以圖實效。則可以見其存心之誠，與立品之正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脩德也。孔子曰：德者人所同得，亦人所同好。所謂此心同，此理同也。人而無德，使獨立無與，不相親附。若有德之人，自無孤立之事。聲應氣求，聞風斯起，真

有一念克復，天下歸仁，氣象故曰有鄰。此天理自然之合，不待招致而然。人亦務爲脩德而已。昔舜之成，聚成，都湯武之天人協應，實德足以洽衆心，故翕然信從耳。豈待有意招徠而後羣心悅附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此一章書是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也。子游

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人臣事君，以匡救爲忠。君子交友，以切磋爲正。其間當言則言，不

可則止。唯義所在而已。如君有過。必當極諫。冀君之必聽也。倘或不聽。則當審於進退之義而去。非避咎也。無負而已。苟不知去。而徒事煩數。蕙激瑣瀆。則君必厭聞。未免加之斥辱矣。徒取辱而無補於君。義所不取也。朋友有過。必當規正。欲友之必從也。倘或不從。則當審於可否之義而止。非曲意也。無疚而已。苟不知止。而徒事煩數。盡言取尤。則友必厭聽。勢將日見疏遠矣。徒見疏而無益於友。義

所不必也。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如此。要之諫諍之本。在於立誠。苟能明善誠身。自能獲上信友。至於納諫以作敢言之氣。則在乎君。納善以取直諫之益。則在乎友。使君有諍臣。而士有諍友。其為社稷之福。道德之助者。豈淺鮮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一章書見孔子擇賢而配於公冶長取其素履之無咎於南容取其言行之能謹總無愧保身刑家之道也公冶長孔子弟子姓公冶名長字子長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因以爲姓名緇又名适字子容古者以黑索拘繫罪人謂之縲紲孔子謂公冶長之爲人平日束身脩行素履無咎可以女配之爲之妻也雖曾有在縲紲之中一事然實是無妄之災

非其自致之罪也遂以所生之女妻之蓋人之有罪無罪惟信其在我不以自外至者爲榮辱也孔子之於公冶長所信者淺矣南容嘗三復白圭能謹於言行者孔子謂南容之爲人是有德之君子若遇邦有道乃君子道長之時其嘉言善行必能見信於僚友見用於朝廷不至廢棄若遇邦無道乃小人道長之時其謹言慎行必能全身以遠害不至盡言以招尤自免於刑罰戮辱遂以兄所生之

女妻之。蓋人之立身處世。至於治亂皆宜。則其賢可知。孔子之於南容。所取者大矣。總之明哲保身。乃君子脩德凝道之事。聖人所取莫要於此。若夫盛治之世。不使賢者誤罹於罪。而積行之君子。必見用於朝。不棄於野。則帝王慎刑舉賢之道得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此一章書。是孔子嘉子賤之成德。而又幸魯之多賢。有以成其德也。子賤孔子弟子。姓宓。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嘗謂子賤其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夫其所以能爲君子者。豈無所取。益而然與。良以魯國多君子。師者有人。友者有人。故能取衆君子之益。以成其君子之德耳。若使魯無君子。則熏陶切磋。無所取資。斯人其焉所取。以成斯德乎。此孔子言美質係乎師友之助。非特歎魯之多賢也。由此觀之。學務資師友。以取益。國家務崇教化。以作人。教化興於上。而人材盛於下。自一鄉一國。



至於天下。皆崇儒尚德。漸摩陶淑。賢人君子。有不日盛乎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子貢之自考。而深許其才之美也。瑚璉。宗廟中盛黍稷之器。以玉爲之。夏曰瑚。商曰璉。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曰。賜也學問之所至。分量爲何如。孔子曰。女是有用之成材。猶夫器之適

於用者。女乃已成之器也。子貢又問曰。器之爲類不同。如賜果何器也。孔子曰。器中有瑚璉者。陳之於廟。至貴重也。飾之以玉。至華美也。以女之才。見之於用。既達於政事。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其爲廟堂之用。邦家之光者。非女而誰。乃器中之瑚璉也。孔子之許子貢如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君子之不器。而於器之中。亦其至貴者矣。惜當時明王不作。未能盡其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此一章書。孔子極言佞之不可用也。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當時以口才便利爲尚。故或人語於孔子曰。雍也稟性醇厚。固可謂優於德者矣。而惜乎其短於口才也。或人之言。徇外而不務內。求名而不務實。謬之甚矣。孔子曰。焉用佞爲哉。佞者。恃口以禦人。其應答人處。全以便利取給。似乎可聽。而中心絕無情實。心口既不相副。終是邪佞小人。不足以取重。徒多爲人所憎惡耳。女以雍爲仁。其仁與否。我不知之。但焉用佞爲哉。雍之不佞。正雍之所以爲賢也。孔子淡曉。或人如此。蓋有德有言。原相爲表裏。而仁佞之分。正是相反。仁是本心之德。佞則亡其本心之德。察於仁佞。卽知君子小人之分。所以端學術。正人心。維世道者。其在此夫。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此一章書見聖門貴真信之學也。當日孔子以治安天下爲心。使弟子漆雕開仕而從政。蓋因其才可用世。非姑試之也。乃漆雕開對曰。人之爲學。必於此理真知確見。返諸心而無毫髮之疑。然後出而在位。推己治人。始能知之明。處之當。而萬物各得其所。今吾於此理。尚未能真知確見。不疑。此時正宜參求體勘。以求自信之不違。而豈敢出而治人乎。開爲此言。蓋其求道甚誠而已。見大意所

期甚遠。而不安小成。其將來成就有未可量。故孔子說之。乃說其不務人知而止求自信。其篤志於學。殆無難造道之極也。是知用世者。必求有自信之處。而不可躁競於功名。用人者。必知其有自信之處。而不可不慎重夫名器。庶於聖賢之學。爲無媿。而收得人之實效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此一章書見孔子濟世之心甚殷。未嘗果於忘世也。昔孔子之心在於得時行道致君澤民。乃所如不合。而信用無期。故偶然有感而嘆曰。吾之所以周流列國。不遑安處者。本欲吾道之行。而使世道人心咸登上理也。廼人莫我知。而世莫我用。是吾之道已不行矣。雖復栖栖道路。何爲乎。亦惟乘彼木筏。浮於海中。以爲避世之計而已。然能從我者。弟子之中。其惟由乎。蓋彼臨難不避。當不以浮海爲

懼也。孔子此言。惟歎夫道之不行。而實非果有浮海之意。乃子路聞之。以爲不許人。而獨可許已。必避世之心。有合於師也。遂以爲喜。其亦勇於自信。而於事理之宜。未嘗揆度矣。故孟子曰。人之怯者。一聞浮海。則無有不懼。今由不以爲懼。而反以爲喜。是其好勇。豈非過於我者乎。然吾之所云浮海者。不過因世不耳。試思海豈可居之處。吾豈浮海之人。由也

惟知好勇。亦未取義理而裁之耳。可無思所以自進乎。觀孔子之言。雖以之教子路。而亦自明其未嘗忘天下之心。但聖如孔子。而世莫能用。此春秋之所以不復治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此一章書見治世之才。易見。而本心之德難全也。魯大夫孟武伯見孔子教人。必以仁爲本。則及門之中。必有能全其心德者。乃首以子路爲問。意以如子路者。其人果。則求道必決。其力勇。則用功必專。是果能全其心德而爲仁乎。孔子曰。仁道至大。固未可以輕許。而仁具於心。又難必其有無。由之於仁。所不知也。孟武伯以弟子之造詣。師所必知。豈以子路之仁。而有不知之理。故又以爲問。子曰。由

也。仁固不可知。而才則有可見。若夫千乘之  
大國。其兵賦之事。甚爲難理。如使由而治之。  
必能時其簡練。作其忠義。不但有勇。而且可  
知方。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  
不知也。孟武伯以從教者多。子路之外。必有  
能全其仁者。故復以求爲問。孔子曰。求也多  
才者也。如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邑長家  
臣。最難勝任。若使求爲宰。而在邑則治其人。  
在家則治其事。必能人民乂安。而庶務脩舉。

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  
也。孟武伯又以赤爲問。孔子曰。赤也。知禮者  
也。如國之有擯。所以昭國威。通隣好。未易得  
人。若使赤而束帶立朝。以應對來朝之賓。與  
來聘之客。其威儀辭令。必能通兩國之情。而  
達賓主之意。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  
之仁。則不知也。總之仁蘊於心。人不能知。而  
才見於外。人所易見。所以兵農禮樂。可以隨  
才而器使之。而求仁之功。則惟在獨知之地。

而已。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心學覺子貢而且進之也。昔子貢好方人。孔子恐其驚於知人而暗於知己。故謂之曰。女與回同學吾門。彼此造詣知之必確。女試自思。果與回孰勝乎。孔子之言蓋欲觀其自知何如也。子貢對曰。人之

資質高下不齊。而悟道亦淺深不一。如賜也其何敢輒以望回乎。回也以生知之亞。而功力又純。其明睿所照。能即始見終而周遍無遺。蓋聞一以知十也。賜也學而知之。而功力又淺。僅因此識彼。而無所泥執。但聞一以知二而已。是回之勝賜者甚遠。夫豈賜之所敢望乎。此子貢以己方回。而見爲不可企及。故孔子因而進之曰。女以爲弗如。誠弗如也。凡人已較量之際。莫難於自知。而更莫難於自

屈觀女之言是能自知而且能自屈矣既自知則必不以已知自足既自屈則必不以未至自安女以爲弗如吾之所與者正此弗如也而可無由是以自勉乎後子貢因此弗如一念遂得聞性與天道不止聞一知二可見爲堯爲舜惟在乎見賢思齊之心而已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

改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不倦愛人無已之心也凡人從事於學必志氣清明工夫勤密而後有受教之地可以入道昔宰予在孔子之門一日當晝而寢則其昏昧怠惰不能好學可知雖有善教亦將無可施矣故孔子責之曰人欲施工於木使成器用必其質之堅者然後可雕若夫腐朽之木雖加雕刻必然壞爛豈可雕乎人欲施工於牆使之完整必其



基之固者。然後可朽。若夫糞土之牆。雖欲朽。鏘必然剝落。豈可朽乎。如人之向學。必自加黽勉。然後可教。今予也。寢非其時。昏惰如是。其與腐朽之木。糞土之牆。何異乎。是彼已無受教之地。而吾亦無所用其責備矣。蓋言不足責者。正欲使其猛然警醒也。夫宰予以一寢之失。而孔子責之如此。則爲學之事。豈不以怠荒爲戒。而有貴乎自強不息與。又宰子夙在言語之科。每自言其能學。而乃不自勉。

勵行不掩言。故孔子復警之曰。凡人言行相符。則聽言者。乃無疑慮。始吾於人也。以其言如是。則其行亦必如是。故旣聽之。卽信之。而不復有所疑。今吾之於人也。見其言如是。則恐其行未必如是。故雖聽之。必再觀之。而不能不有所慮。如此初終頓易。非我之薄待斯人也。因宰子能言而行不逮。乃知聽言信行。未可槩施於人。亦於子而改之耳。蓋言於子。改者。正使其惕然悔悟也。紆觀孔子之言。豈

非淡貴之。正所以厚望之與。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棧。子曰。棧也。慾焉得剛。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剛之真。辨剛之似也。孔子曰。人立身天地間。須剛強不屈。卓然自立。有此剛德。乃爲可貴。然其人吾未之見也。孔子之所謂剛。乃浩然之氣。平日義理養成。凡富貴貧賤禍福榮辱。皆不爲之動。然後能剖決大疑。擔當大事。此大丈夫之真剛。非血氣

強勇之謂也。或人不知其義。見申棧血氣強勇。疑其爲剛。對曰。夫子之弟子申棧。豈非剛乎。孔子曰。剛者。不屈於物慾者也。棧也多慾。世間可欲之事。皆足以動其心。其心一動。便爲物撓焉。能光明磊落。不愧不怍。常伸於萬物之上乎。可見血氣之強。物欲得以屈之。義理之剛。外物不得而奪之。剛與慾。正相反。而不相似。有慾則不能剛。剛則自能制慾耳。抑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人君法天行健。

自強不息則剛之一言實爲君德之要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貢。以由恕及仁之意。子貢自言其志於孔子曰。人之未能無我者。以人己之見。猶未化也。大凡非禮之事。人加於我。我心固所不欲。度量他人之心。亦所不欲。若以此加人。是止見有我。不見有人矣。賜則視人猶己。凡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

亦欲無加於人。子貢此言。是本體明淨。物我渾忘。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彼未能臻此。視爲太易。故孔子呼其名而抑之曰。最難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依汝所言。則是視天下爲一人。合萬物爲一體。非己私克盡。心德純全者。不能。汝今日豈遽能及此乎。要之不欲與無加者。自然之仁也。不欲勿施者。勉然之恕也。賢人之學。必由恕以及仁。不得言仁而舍恕。孔子非言仁之難。以阻賜之志。正欲使知

其難。以勉進於仁爾。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得聞性道之後。而深嘆聖人之教人有序也。子貢曰。千聖百王之道。屬之夫子。學者固欲盡其所有而聞之矣。然而功候未至。不可強也。如吾夫子平日之著爲威儀。發爲文辭。粲然有條理者。文章是也。文章之中。原寓至理。然無行不與。夫子未嘗隱

祕。故不待真積力久。方能有得。卽淺學之士。皆可得聞。至若仁義禮智。稟於生初。之謂性。元亨利貞。運於於穆。之謂天道。性天之理。亦有流行發見之端。然淵微精奧。夫子非其人。不傳。非其時。不授。故不但淺學之士。不得而聞。卽聰明深造者。亦不可得而聞也。夫文章性道理本一貫。然爲顯爲微。聖人之施教。固有後先。見淺見深。學者之聞道。亦有難易。此以見聖門之教。不躐等。子貢進德之後。始得

聞之而嘆其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子路急於勇行之意。子路有兼人之才。每聞善言。卽時行之。人但見其聞無不行。行無不力。然不觀其未行之時。則其勇行之心不見。當其既有所聞。若或未之能行。則其心惕然。唯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及。汲汲皇皇。必力行其所聞而後已焉。何其勇也。蓋子路爲己之實。不急於所聞而急

於所行。故惟恐有聞者。非不欲聞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聞。而預待其所未聞耳。觀未行而惟恐有聞。則其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商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此卽勇行之意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此一章書是因論諡而發見聖人節取人善

之意。孔文子是衛大夫。姓孔。名圉。諡文子。諡者行之迹。人有賢否。則諡有善惡。文乃美諡。孔圉素行多疵。得諡爲文。子貢疑其未必相稱。故問曰。孔文子何以得諡爲文也。孔子曰。凡人資性明敏。使恃聰明。不肖向學。孔圉雖有明敏之資。不敢自恃。凡詩書六藝。講習討論。無有厭心。其好學也如此。爵位尊顯。便自視過高。恥於下問。孔圉雖居大夫之位。不敢自亢。事有未知。必一一訪問。雖卑賤之人。虛

懷諮詢。不以爲恥。其下問也。又如此。考其生平。雖無經天緯地之才。道德博聞之實。然一善足稱。君子不沒。謚法亦有云。勤學好問爲文者。孔圉之行。正與相合。此其所以得諡爲文也。蓋聖人鼓人爲善。其心甚平。其量甚寬。以孔圉之爲人。而猶節取之。其卽大舜隱惡揚善之心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美子產以明人臣之道也。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四者維何。恭以行己。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己也。不矜其能。不伐其功。謙遜自牧。何其恭也。是有君子之道一。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翼翼匪懈。何其敬也。是有君子之道二。惠以養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利則必興。害則必去。有撫字之深恩。何其惠也。是有君子之道三。義以使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田疇有經。衣冠有制。無姑息之弊政。何其義也。故曰有君子之道四。然則子產備此四美。誠賢大夫也。而鄭能用之。是以國安而政理。可見爲臣者不可不知君子之道而用人者不可不用君子之人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美晏平仲以明交道也。晏平仲名嬰。齊大夫。孔子曰。朋友之交。五倫之

一不可忽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善與人交。凡人初交，未有不相敬者也。久之則習狎矣。凡習狎而生怠玩，因怠玩而生嫌隙，敬心漸衰。久要遂廢。比比皆然。平仲之與人交也，始固相敬，久亦不替。豈不善哉。蓋君子交友，上而協恭以事君，下而同心以謀道。一有不敬，將起乖異之端，關係誠非小也。故孔子贊晏平仲，以爲交友者法。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此一章書言諂瀆鬼神之不得爲知也。臧文仲名辰，魯大夫。蔡是大龜。出蔡地，故名蔡。孔子曰：臧文仲，人皆以爲知。夫知者明理，當無諂瀆鬼神之事。乃臧文仲之於蔡也，爲室以居之。又將柱頭斗栱，刻爲山形，梁上短柱，畫以水草。文仲之意，以爲敬。蔡如此，必能降福。不知蔡爲占卜之用，止可決吉凶之幾，不能操禍福之柄。文仲理旣不明，心且大惑，何如謂之知乎。孔子答樊遲問知，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違之。蓋知者明理。必無諂瀆鬼神之事。從事於知者。可以醒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此一章書。是言論人者。不可據事而信心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之上卿。官名令尹。崔子。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子張問曰。楚國令尹子文。曾三次進用爲令尹。人未有不喜形於色者。彼卻無喜悅之色。三次罷官。人未有不慍形於色者。彼卻無慍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當其罷官時。是一舊令尹矣。以舊令尹見新令尹。嫌忌之心。人或不免。彼以舊日所行之政。一一告之新令尹。畧無猜

嫌妬忌之心。其物我無間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貪位戀祿。妬賢嫉能。知爲己而不知爲國。謂之不忠。子文如此。是實心爲國者也。可以爲忠矣。子張曰。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曰。子文之行雖忠。但未知其心若何。倘有一毫立名爲人之意。便是人欲之私。而非純乎天理之公矣。焉得遽信其爲仁。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惡其爲逆。不肖隱忍與之同列。雖以大夫之富有馬十乘。

一旦棄而去之。毫無顧惜之意。及至他國見其臣不忠。則曰。與吾國大夫崔子無異。豈可與之共事。遂去之。又往一國。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與吾國大夫崔子無異。豈可與之共事。又去之。其審於去就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人與惡人居。或至汙壞名節。陳文子潔身如此。可以爲清矣。子張曰。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曰。文子之行雖清。但未知其心若何。倘有一毫怵於利害之意。後來不免怨。

日誦論語集注卷之五  
五  
悔。便是人欲之私。而非純乎天理之公矣。焉  
得輕許其爲仁。大抵人之行事。易見。心術難  
知。行事之美者。宜節取之。而心術之隱者。則  
宜深察之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義制事之意。季文  
子。名行父。魯大夫。昔季文子。每事思之數次。  
然後施行。其用心周密如此。孔子聞之曰。凡  
事固不可不思。而亦不可過思。思之已得其

理。猶恐未確。再平心易氣以思之。則是非已  
明。從違已審。行之自無不當。斯亦可矣。何必  
三思爲哉。蓋天下之事。斷以大義。再思可決。  
揣以私意。愈思愈疑。故貴乎以義制事也。然  
格物窮理之功。在乎平日。而不在臨事致思  
之際。格物窮理學問之道。愈思愈精。思之不  
厭其多。此云再斯可者。但爲應事言之耳。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甯武子之大知若愚也  
甯武子是衛大夫名俞諡武子當時衛國有  
難上下交訟惟甯武子周旋其間卒能免君  
於危故夫子稱之曰甯武子之爲大夫也當  
邦家有道之時則任其才識知無不爲何其  
知及至無道之時則不計利害不露聲色而  
卒以濟其艱難殆又甚愚就平常論之必以  
爲愚不如知自我觀之時勢可以有爲凡有  
才識者皆可以見長惟是事關重大時值危

急必至性純篤寵辱不驚者乃能善藏其用  
而曲成其功平日所稱爲知者反有疑畏遜  
謝而不能措手者矣所以謂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然謂之曰愚必奉公而不徇於  
勢利必恬退而不樂於競爭必樸拙而不長  
於粉飾必慙直而不善於委順必特立而不  
喜於結納必盡瘁而不習於規避然究其終  
天下之大知無以加焉用人者可不知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道不行而思傳道於後也。孔子周流列國而淹畱於陳。一旦興嘆曰。吾之初心本欲行道於天下。乃至今而竟不一遇。是道之不行可知矣。我其歸於魯國與。我其歸於魯國與。蓋我之道雖不行於天下。然不可不傳於後世。今吾黨之小子有識見高明志趣遠大而言行不甚相掩者。蓋狂而簡也。其規模體段已自斐然有文理之可觀。

但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時出於規矩之外。我若歸而裁之使抑其所有餘。勉其所不逮。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於吾行道之心不少慰哉。可見天生聖人原爲天下萬世。然聖人得志則道行於天下。不得志則道傳於萬世。繼往聖開來學斯文一綫。亙古今而不息者。其在於歸與之一嘆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此一章書是孔子推言古聖人之量以示人。

存心不可過刻也。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人之論二子者，必以爲度量淺狹，主於記人之過耳。不知二子持身清介而處心甚平。律人雖嚴而推情甚恕，殆不念人之舊惡者。故人皆服其惡惡之公，而又不絕其自新之路，怨恨之端自然鮮矣。不然以伯夷、叔齊之操行如此，其隘也，而何以當時有義士之稱？後世有聞風之感哉！推而言之，一人不能求備，觀過可以知仁。人主寬以御衆，恕

以待下，宥其小失而錄其大節，畧其形迹而原其情素，則才者見長，不肖者更化，而天下無棄人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謹名實之辨也。孔子曰：魯人有微生高者，人皆以爲直人。由今觀之，孰謂其爲直也？夫所謂直者，有卽爲有無，卽爲無絕無一毫委曲，斯可謂之直而高有。

不然者。或有人乞醯於高。於時高本無也。乃乞諸其鄰而與之。卽此一事觀之。飾己之無以徇物。掠人之有以市恩。其爲不直孰甚。則他端之虛僞。又不問可知矣。可見務矯飾以要虛名者。一事敗露。生平都喪。亦何益哉。然孔子此言。非是於盛名之下。爲刻責之論。正欲於真僞之間。立亂德之防。用人者。惟致謹於名實之辨。於衆好惡而必察。則真人品出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警人以知恥之學也。孔子曰。習俗之漸漓也。蓋有極可羞愧之事。而不自知者矣。卽如人之相接。詞色體貌。自有不易之禮。乃巧好其言。務悅人之聽。令善其色。務悅人之觀。足過其恭。務悅人之意。此其人或自以爲善於周旋矣。然左丘明固恥之而不爲。丘亦恥之而不爲焉。蓋恥其甘心於諂

媚也。人之相交。恩怨親疎。自有直行之道。若  
匿怨於心。而佯友其人。既不能懲小忿以示  
寬大。又不能執義槩以正朋比。此其人。方自  
以爲巧於報施矣。然左丘明固恥之而不爲。  
丘亦恥之而不爲焉。蓋恥其設心於奸險也。  
大抵人情樂於順從。故諂媚者易入。人情忽  
於面交。故奸險者得計。有國家者。寧取樸誠  
坦易之士。遠屏從諛飾僞之人。則廉恥以立。  
干風俗以正。而奸僞之徒亦少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一章書。見聖賢大道爲公之心也。昔顏淵  
季路嘗侍於孔子。一堂之上。正考德問業之  
時。孔子因問二子曰。爲學莫先於立志。爾二  
人何不各言爾之志乎。於是子路對曰。人不  
可以自私。凡天下之所有者。皆吾身外物也。



媚也。人之相交。恩怨親疎。自有直行之道。若  
匿怨於心。而佯友其人。既不能懲小忿以示  
寬大。又不能執義槩以正朋比。此其人方自  
以爲巧於報施矣。然左丘明固恥之而不爲。  
丘亦恥之而不爲焉。蓋恥其設心於奸險也。  
大抵人情樂於順從。故諂媚者易入。人情忽  
於面交。故奸險者得計。有國家者。寧取樸誠  
坦易之士。遠屏從諛飾僞之人。則廉恥以立。  
風俗以正。而奸僞之徒亦少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一章書。見聖賢大道爲公之心也。昔顏淵  
季路嘗侍於孔子。一堂之上。正考德問業之  
時。孔子因問二子曰。爲學莫先於立志。爾二  
人何不各言爾之志乎。於是子路對曰。人不  
可以自私。凡天下之所有者。皆吾身外物也。

惟願以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輕裘。與朋友共。乘而共衣之。雖至敝壞。亦無憾焉。子路性地高明。勇於爲義。不屑爲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顏淵對曰。人不可以自足。凡一身之所爲者。皆吾分內事也。惟願善有諸己。而不矜誇。勞及於人。而不張大。祇以全其固有。盡所當爲。而無伐無施焉。顏淵克己功深。資質純粹。外無一毫滿假之心。故其言如此。二子之言。志已畢。子路因進而請曰。願聞夫子之志何如。

孔子曰。我之志無他。惟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天下之人。有老者。有朋友。有少者。老者當安。吾願安之。而使各得其養。朋友當信。吾願信之。而使各全其交。少者當懷。吾願懷之。而使各得其性。因吾身之所接。而盡其性。子之所本然。隨物之自來。而予以理之所各足。我之志如此而已。合而觀之。子路志在公物。而猶知有物。顏淵志在公善。而猶知有善。至孔子。則利濟天下。而仁育羣生。真與天地萬

物爲一體也。本是志而行之。則時雍風動之化。當與堯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此一章書。是孔子望人改過。而激其自新之意也。孔子曰。凡人不能無過。而有過。貴乎能改。若人時時克治。念念省察。偶有過失。卽淡加悔責。自訟於心。則必能改。而無復有過。我嘗以此致望於人。而今則已矣。凡人自見其

過。或掩飾以自文。或委靡以自安。求其自悔自責。而能訟之於心者。則未之見也。如是而望其改過遷善。豈可得乎。蓋一念無悔過之機。則終身無自新之路。此吾之所以致嘆也。然此特爲中人以下者言。若聖人居敬窮理。預養此心。邪念不萌。自無過失。豈待有過而後悔耶。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之美也。孔子曰：凡求道者，固貴有天資之美，而尤貴有學問之功。如我之從事於道也，不敢恃乎天資，而惟恃乎學力。終身黽勉，故底於有成。如但以生質之美而已，卽彼十室之邑，地甚狹，而人無多，亦必有忠誠信實，可以進道如我者焉。放而天下之廣，又不勝其多矣。如彼以粹美之姿，而加以勤敏之力，豈不皆得成就，而顧成就者鮮，乃彼恃其美質，不如

我之孜孜於學而好之也。人可無以學自勉乎。蓋從古無不學之聖人，亦未有聖人而不好學者。聖如堯舜，猶必精一執中，孳孳不倦。法堯舜者，又安可不務學乎哉。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此一章書是言臨民之貴於居敬也。雍是孔

子弟子冉雍。昔冉雍寬洪簡重。故孔子稱許之曰。臨民之道貴乎有容。而馭下之方尤當不擾我觀。雍之爲人。度量寬弘。器宇凝靜。卽使之居於南面之上。以理庶政而綽庶民。亦無不可。維時仲弓知孔子許己之意。在於簡重。於是。以子桑伯子爲問。蓋因伯子爲人。亦有與己近似者。故問之以探孔子之評品。何如耳。孔子曰。凡人立身行事。多有自爲煩擾。過於瑣屑者。如伯子爲人。有可取者。其簡易而不煩乎。孔子此言。因伯子超乎流俗。簡畧率真而取之。非卽以其簡爲可也。仲弓見孔子之許伯子。而益不能無疑於心。遂進而質之曰。居上臨下。固貴於簡。然簡亦不可槩論。不可以不辨也。如居心於敬。兢兢業業。惕勵於中。而無敢肆慢。如此則心有主而自治嚴。以此行簡。以臨其民。雖幾務紛乘。皆能得其大體之所在。靜而不紛。動而不擾。執要御煩。無爲而治。不亦簡所當簡而可乎。若先自處

於簡恣意任情。無復收斂謹飾之意。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槩從簡畧。厭事之心。一生百度之矩盡廢。是則爲苟簡之簡。無乃失之過甚。而爲太簡乎。仲弓此言。至當不易。故孔子淡與之曰。雍也。以居敬之簡爲可。以居簡之簡爲過。其言豈不誠然乎。此見敬者乃從古帝王心法。詳味仲弓之言。而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在是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此一章書。是稱顏回之心學。以勉天下也。昔孔子以學誨人。於是哀公問之曰。夫子之問學者甚衆。然弟子之中。果孰爲好學者乎。孔子對曰。人之爲學。必體之身心。時加克治。而後謂之能好。非徒事咕嗶。可以謂之好學也。吾弟子之中。有顏回者。乃真好學之人。蓋人當拂意之時。不能無怒。但血氣用事者。一有

觸發卽不能禁止。或有怒於此而移於彼者。回則不然。未怒之先。心和氣平。旣怒之後。水消霧散。蓋不以稍有沾滯而遷其怒也。抑人有秉質之偏。不能無過。但志氣委靡者。一有過失。每不知改悔。多有過於前而復於後者。回則不然。方過之時。覺察精明。知過之後。克治勇猛。亦不以稍有繫吝而貳其過也。惟回克己之功。無有間斷。故謂之好學。惜其豐於德而嗇於年。不復存矣。今弟子之中。求如同

者。已不可得。未聞更有好學者也。大抵聖門之學。不在辭章記誦之末。而在身心性命之微。誠能居敬窮理。涵養此心。自然如衡常平。如鑑常明。而得無怒無過之本體。又何有不遷不貳之足云哉。故聖學以正心爲要。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

里鄉黨乎。

此一章書見聖人用財必準之以義也。子華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冉子。卽冉求。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子華一日奉師命出使於齊。時有母在堂。冉求篤於友誼。恐其無以爲養。乃爲請粟於孔子。孔子與之釜。甚少者。示不當與也。請益與之庾。亦不多者。示不當益也。冉求未達。遂自與粟五秉。則過多而傷惠矣。孔子因而曉之曰。赤

之爲我適齊也。所乘者肥馬。所衣者輕裘。富見於外。知其不約於內矣。富形於身。知其不缺於親矣。我聞之。君子周濟人之窘急。而不繼續人之富足。汝之與粟。是繼富。非周急也。是不當與而與者。孔子教之以義如此。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字子思。時孔子爲魯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與粟九百。乃其常祿所當得者也。思素性狷介。以爲多而不受。則過於廉而非理之中矣。孔子因而教之曰。官有



常祿乃國家養廉之典。安得以私意而辭之。卽俸祿有餘。爾之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與之。亦足廣君惠也。何以辭爲。是不當辭而辭者。孔子教之以義如此。大抵取與辭受。必有當然不易之理。再求務多與以爲惠。則失之濫。原思辭常祿以爲廉。則失之矯。聖人於赤非吝。於思非奢。斟酌乎義理之中。而化裁其過當之失。故惠非私惠。廉非矯廉。善用財者。以聖人爲準可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一章書見用人者。不當拘以世類也。仲弓爲聖門高弟。以德行著名。其父賤而行惡。當時有以此病之者。故孔子譬之曰。天之生才何常。而世之用才無定。如雜文之牛。固不足貴。而生子純赤。合乎昭代之尚。角且周正。中乎犧牲之選。正祭祀之所須。而不可棄者。世人雖以其所生可議。欲置之而不用。然山川

之神豈能舍而不享乎。然則仲弓之德自當見用於世。不當以父而見廢也。可見賢哲之生。克肖象賢者固多。邁跡自身者亦復不少。故易稱幹蠱。書貴蓋愆。果其才德出眾。聖主不遺。古之明揚側陋。立賢無方者。固有超乎尋常庸俗之見。而不拘乎世類之跡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此一章書言求仁者貴純其心。許回以勵羣弟子也。孔子曰。仁者心之全德。降衷之初。渾然一體。原無彼此之分。自爲私欲所隔。心便違仁。卻與爲仁。不無久暫之異矣。吾門弟子如顏回者。平日克己之功。無少間斷。至於三月之久。純乎天理。毫無人欲。心與仁常不相離。庶幾與時俱永者矣。其餘之羣弟子。非不從事於仁。但已得而復失。暫明而復蔽。或一日之內。能至於仁。過此則私欲間之矣。或一月之內。能至於仁。過此則嗜好乘之矣。心之

於仁。不過有時而存耳。欲如三月之久。不槩見也。蓋仁道至精不容一念之或雜。不容一息之或疎。故純亦不已者。聖人之仁也。終食無間者。君子之仁也。三月不違者。大賢之仁也。求仁者亦在持守之久。操存之力。勉勉循循。忘其至焉之名。並化其不違之跡。以幾於中心安仁焉可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一章書見人才有各當之用。國家不可無器使之道也。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夫子之門人若仲由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從政必須果斷之人。方能決大疑定大計。由也資性剛決。遇事果斷。使之從政。有振作而無廢弛矣。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曰。如端木賜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

從政必須通達之人。方能審事幾。曉物理。賜也知識高明。料事多中。使之從政。有變通而無執滯矣。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曰。如冉求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從政必須多才多藝之人。方能理繁治劇。區處周詳。求也長於政事。才堪肆應。使之從政。有餘裕而無竭蹶矣。何難之有。蓋三子之才。分之可以各奏一能。合之卽以共成至理。國家量能授職。辨材定官。有知人善任之明。自有明作

有功之效。孔子此言實萬世用人之良法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此一章書見閔子出處之守甚正。公私之辨甚嚴也。閔子騫是孔子弟子。名損。字子騫。季氏爲魯大夫。專執國政。費乃季氏私邑。據以抗魯。孔子爲司寇時。常欲墮之者。一日季氏使人召閔子爲宰。其意無非欲收人望。然閔子是聖門德行之賢。豈肯私附權臣之黨。對

使者曰。大夫雖欲用我。然榮祿非我所願。汝其爲我從容委曲。達我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若再來召我。則我必出境而避於汝水之上矣。豈能強我出仕乎。蓋辭之之意。雖婉而絕之之意甚決。非德行素優。審於進退者不能也。他如仲由冉求輩。未能早見豫決。遂致失身於權臣。獨閔子守正不阿。卓然自立。觀其辭宰數語。真足明大義於千古矣。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淡惜德行之人。而致嘆於天命也。冉伯牛。名耕。孔子弟子。昔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伯牛乃自北牖下。遷於南牖。使孔子得南面視之。蓋以尊君之禮尊師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嘆曰。疾勢至此。殆將不起矣。然此乃天之所命。一定不易。非人之故也。凡人平日檢身。或有不謹。以至災咎。此人所自取。不可委之於

命。今以如此之賢人。而乃有如此之疾病也。豈非莫之致而至者耶。孔子重言而淡惜之。如此。可見聖賢平日守身慎疾。時時儆惕。務求盡其在我。所謂居易俟命。修身立命。其道不越乎此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顏回造道之淡。不以境遇累其心也。孔子曰。吾人學道。工夫純熟。實

有所得。如顏回者。方是有道之賢人。如何見之。凡人見道未淡。動爲外物所移。故人情每莫難於處貧。回也不過一簞之食。一瓢之飲。所居在陋巷之中。其貧困如此。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憂愁者。回也。心中自有樂處。不以貧困而少改其樂。蓋回克去己私。無非天理。舉一切外至之物。毫不足以累其本體。是何等涵養。何等造詣。賢哉回。真有道之人也。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困而能亨。窮居不損顏

氏之子其庶幾乎。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學者以自強之功也。冉求見孔子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自受教以來。非不中心欣慕。求至於道。但氣稟昏弱。力不足以從心。故不能至耳。孔子教之曰。女所謂力不足者。曾用其力。以求前至於中道。欲進不能。譬如負重行遠之人。行至中途。氣匱

力竭。不得已而廢。方謂之力不足。今女自安於怠惰。不加懋勉。如畫地自限者然。乃力能進而心有所不欲。非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女奈何自棄也哉。可見聖人之道。只在日用常行。盡人可以用力。誠能真知篤好。自然日新月異。欲罷不能。豈患力有不足哉。董子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薛瑄曰。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則求道者。其亦可以知所務矣。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真儒之學也。孔子謂子夏曰。今之學者皆謂之儒。然所以爲儒之實不同。不可以不辨也。有所謂君子儒者。其用心專在爲己。不求人知。凡理有未明。行有未修。無不切實講求。絕無干名求譽之心。此君子儒也。有所謂小人儒者。其用心專在驚名。不肖務實。若知得一理。行得一事。便欲沽取聲譽。絕無近裏著己之意。此小人儒也。

吾願女學爲君子之儒。無學爲小人之儒。庶幾心術正。人品端。可日進於成德矣。夫此君子小人之分。在一。人爲學術之辨。在天下。卽爲世道之關。誠用君子儒。以實心行實事。則天下咸被其澤。倘用小人儒。以僞學竊虛名。則天下胥受其患。用人者亦何可不審其微。而慎其選也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取人之法也。昔子游爲武城邑宰。孔子問曰：爲政之道以人才爲先。武城一邑之中。豈無道高德重。表見於時者。女亦曾得其人。以之維人心而正風俗。否乎。子游對曰：人才不可多得。有澹臺滅明者。其存心制行。正大光明。卽如尋常行路。必出正途。而不由邪曲之小徑。歲時進見。必因公事。公事之外。未嘗輕至邑宰之室。以此二事觀之。動必以正。無見小欲速之心。守必甚嚴。無枉己徇人之事。如斯人者。豈不可以表式多士乎。由此推之。用人之法。立心必取其至正。正則可以杜巧利之門。而邪士無所容矣。行事必取其大公。公則可以塞奔競之路。而宵人不能進矣。雖以之宰天下。道豈外是乎。子曰：盍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魯大夫有功不伐。以風世也。盍之反。名側。魯大夫魯哀公十一年。齊

帥師伐魯北鄙。魯師及齊師戰於郊。魯師奔孟之反。後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其事如此。孔子特稱揚之曰：凡人有功。多易於誇伐。若孟之反。可謂不伐其功者也。凡戰敗而還。以居後爲功。孟之反當我師奔北。獨居軍後。以爲殿。卻敵以全衆。可謂有功矣。乃於將入國門之時。正衆人屬目之地。鞭策其馬而言曰：非我敢於居後也。乃馬不能前進也。非惟不自有其功。而且自揜其

功。其不伐也如此。蓋之反之意。以爲不能立功於戰陣。而反論績於敗奔。淺可羞愧。故托言馬不前以揜之。可謂賢大夫矣。凡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彼自矜自銜者。皆斗符之器也。故孔子特稱之反。以爲天下後世法。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嘆好諛悅色之非也。祝鮀是衛大夫。治宗廟者。有口才。朝是宋公子。有

美色此二人。蓋春秋時最著者。孔子嘆之曰。方今人心不古。不好直而好諛。不好德而好色。必佞口如祝鮀。美色如宋朝。方能取悅於世。不爲人所憎疾。若不有祝鮀之佞口。與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救時俗之好。難免於今世之憎疾矣。孔子蓋傷之深也。夫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書云。何畏乎巧言令色。蓋佞口。蛇蝎也。美色鳩毒也。人主防之不早。去之不速。一爲所惑。爲害不小。孔子對哀公問政曰。去讒遠色。答顏回問爲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其爲後世誠至深遠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醒人由道也。孔子曰。道之

在人。如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以至一作

止。一語默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道。在所必

由。無時可忽。無地可離。若出必由戶者。然試

問人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不肖由斯道也。此

怪而嘆之之辭。欲人知道之必當行。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人欲其去文質之偏勝。以進於成德也。孔子曰。人之一身。內有忠信誠慤之本然者。爲質。外有威儀文詞之燦然者。爲文。質以生文。文與質稱。相爲表裏。不可偏勝。若專尚質實。勝過乎文。則徑遂鄙陋。與野人

相似。若專尚文采。勝過乎質。則粉飾華美。與掌文書之史相似。是豈君子之所貴乎。必也內有其質。外有其文。無或有餘。無或不足。彬彬然適相勻稱。然後爲成德之君子矣。此孔子爲人之治身而言。由此推之。凡人心風俗禮樂教化。皆行以質意。而濟之以文。斯上下通行。萬世無弊也已。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一章書。是孔子渙做人之不直也。孔子曰。

天理本直。而人得此理以生者也。故人之生  
於天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凡是是非非善  
善惡惡。推而至於應事接物之間。無不有大  
中至正之理。無所矯強。無所造作。所謂直也。  
夫人之所以生者。皆此直理。則人當順此理。  
以生於天地之間。乃爲無愧。若使不直而罔  
存心虛僞。行事邪曲。則生理既滅。而猶然生  
於世間者。不過僥倖而得免於死耳。豈尚可  
以爲人哉。可見人性皆善。能率其性。卽所以  
全其生。踐形盡性。聖賢修身立命之道。不外  
是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此一章書。是孔子鼓舞學者以進境也。孔子  
曰。理道固有淺深。造詣亦有漸次。人之於道。  
明於心而知嚮往者。知也。體於心而知愛慕  
者。好也。融於心而知會通者。樂也。彼不知者。  
無論已。若知爲不易之理。未能尋繹討論。道  
猶不與我相屬。好則愛慕之誠。操持之力。不

使物欲之蔽。偶間於中。以視知者。則有間矣。故知不如好。然好固勝於知。只是黽勉進修。未能實有諸己。道猶不與我浹。樂則融會於中。充然自得。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身。以視好者。又有間矣。故好不如樂。學者誠能馴致其功。而又深造不已。學問豈易量哉。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一章書。是言因材施教之意也。孔子曰。凡人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教人者當觀其力量如何。不可以槩施也。若是中等以上之人。稟資既異。學力已深。自可超乘而上。一經指示。便能領會。則言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難。故可以語上也。若中等以下之人。稟質既庸。學力未粹。尚須積累之功。遽語精微。卒難解悟。則言者徒覺其勞。而聽者未悉其奧。故不可以語上也。然上下豈有定哉。奮志圖功。下學亦可以上達。因循玩忽。中人亦等

於下愚總在人之自勵何如耳。學者其勉諸。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此一章書是言知仁之實理也。樊遲問知於孔子。孔子曰。是非之心。知也。見理既明。則是非不惑。蓋人生日用自有常行之則。如倫理所當盡。職分所當爲者。勉力是務。至於鬼神誠敬以事。畧無諂瀆之心。則禍福不足以撓其質矣。可不謂之知乎。又問仁。孔子曰。心無

私欲。仁也。存心既公。則私欲不眩。蓋爲人之道。本有自然之理。如身心之所屬。性分之所關者。不辭其難。至於後效。俟其自至。絕無覬覦之念。則功利不足以撼其中矣。可不謂之仁乎。總之。知者敏於見事而心不淆。仁者純以居心而事不擾。仁知雖有殊名。而其理則一而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一章書是累言以形仁知之妙也。孔子曰。天下人品不同。性情亦異。然由內而想其外。俱不相沿。各有根心之驗。如知者本心虛明。毫無窒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本性端凝。不可搖撼。有似於山。故樂山。此以其性情而言也。知者聰明四達。盡事物之靈通。殆極其動。仁者天理自然。無人欲之紛擾。殆極其靜。此以其體段而言也。人惟心有拘繫。觸境多憂。知者志氣清明。不爲境累。豈不樂乎。人惟

嗜慾無節。敗度損壽。仁者精神強固。不爲物侵。豈不壽乎。此以其效驗而言也。仁知之理。歷歷可見如此。人可不務反身修德以自勉乎。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此一章書是孔子尊王賤霸之意也。孔子曰。國家求治。必遵先王之道。庶可垂爲久大之模。然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於齊。封周公



於魯其時政教風俗依然文武之遺繼而齊尚功利喜夸詐太公之治蕩然無存矣若齊之君臣能變功利而爲禮教變夸詐而爲信義則僅可如今日之魯魯雖式微而紀綱制度不改先王之舊若能修舉廢墜煥然維新即可一變而如王道之盛也二國俱宜更變而變有難易之不同如此可見孔子經綸自有次第朞月而可三年有成一變再變之餘治功自臻醇茂奈二國俱不能用惜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顧名思義之意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以其有稜故名爲觚孔子曰天下事物有其名必具其實有其實方稱其名如器之名爲觚者以其有稜角也若去其稜角是失觚之實矣而人猶以觚名之按其名觚也按其實不觚也名雖存而實已亡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孔子見世之有名無實者多故因觚而感嘆如此蓋子必

孝而後可以爲子。臣必忠而後可以爲臣。禮必敬而後可謂之禮。樂必和而後可謂之樂。推之凡事凡物莫不皆然。所當顧名而思義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者當明理也。宰我不知爲仁之道。憂其濟人而害已。故問曰。仁者以

愛人爲心。聞人有難。卽當往救。雖或告之曰。有人溺在井中。亦將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則無濟於人。爲不仁。救之則有害於己。爲不智。甚矣爲仁之難也。孔子曰。仁者雖切於救人。然救之必有其道。未聞從井可以救人者。仁者何爲其愚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聞人有難。必生惻隱之心。使之往救則可。若使之自陷其身。如從井以救人。則不可。蓋凡事有理。君子明理者也。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人以此

欺誑君子則可。若從井救人。理之所無。而欲以此誣罔君子。則不可。爾欲爲仁。亦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已。夫濟入利物者。仁之心。揆事度理者。智之事。天下無不仁之君子。亦無不智之仁人。是以好仁必好學。而後不失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前人所云。其中亦殊人我而遠之乎。不然。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知行兼盡之功也。

孔子曰。凡人求道。不旁通。夫事物則理不明。不實體諸身心。則守不要。或與道相違背者。有之。所以君子以爲天地民物之理。載在詩書六藝之文。旁搜遠覽。講習討論。凡可以廣聞見。益聰明者。無不究心焉。然又不徒務博已也。學愈弘通。心愈收斂。凡視聽言動。一一持守天理之節文。無敢縱逸。如此。既不病於孤陋。又不涉於支離。雖未必卽能與道爲一。然由此進之。亦可以至於道矣。何違背之有。

蓋為學之方貴乎知行兼盡博文是致知之事約禮是力行之事誠能讀書窮理卽以此體驗於踐履之間用功不已入聖非難豈但弗畔而已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所為必合乎天也。孔子至衛衛靈公之夫人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

禮原非一時之權變已也。子路不知以見此不正之人為辱。故不說。孔子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曰。凡人立身行己務期不愧於天。若使我所為不合於理。不由其道。是獲罪於天也。天必棄絕之。天必棄絕之。此孔子欲子路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蓋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故於南子有可見之禮。不必峻拒之。至於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孔子豈屈己以徇人者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中庸之德望入。所以維世教而興民行也。孔子曰。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離乎人倫日用之常者。中庸之德也。其爲德也。不偏於太過。無可減損。不偏於不及。無可增益。非有新奇之足喜。自然經久而可行。豈非盡善盡美。至極而無以加者乎。是德也。民之所同得也。但或拘於氣稟之偏。或安於習俗之敝。少有此德。亦已久矣。蓋民不興行。由於世教之衰。苟主持世教者。修其身而明其道。仁義禮智之性。生而同然。君臣父子之經。人所易曉。中庸之德。何難率天下而行之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貢以求仁之方也。子

貢曰。凡仁主乎愛。必盡愛之事。而後成仁之用。如有人加惠於民。其施甚博。無一夫之不被。而又能於所施之衆。莫不有濟。此其人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仁之量固無窮。而仁之力則有限。若云博施濟衆。豈但止於仁而已。必也聖人體乎仁。以造其極者。庶足以當此。聖如堯舜。宜其於博施濟衆。無有不慊矣。然而勢實有所不能。雖堯舜猶歉然有不足也。必欲以此求仁。則愈求而愈遠矣。何不觀仁

者之心乎。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而在心體之周流。己欲成立。便思扶植人。使之皆得以自立。己欲通達。便不沮塞人。使之皆欲之間。不必徧物而愛之。凡天下之大。己無不在吾胞與之內。其體量固如此也。然則求仁者。亦但求諸心而已。誠能近取諸身。以己譬人。己欲立。知人亦欲立。即推以立人。己欲達。知人亦欲達。即推以達人。始雖由於勉強。

後必進於自然。未可謂臻乎仁之至。而實可謂造乎仁之方也。已子貢欲於功用求仁。則難而愈遠。孔子教以心體求仁。則約而可成。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非見得人已相通。故到得一體地位。法堯舜者。務存仁者之心。則得矣。何事博施濟衆爲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五

